

晉
略

冊
四

牙

牙

牙

晉略列傳一

安平獻王孚

安平獻王孚宣帝弟也漢末與兄弟共處危亡中簞瓢僅給披閱不倦遂博涉經史性通恕未嘗忤物然以貞白自立初爲魏陳思王植文學掾植負才陵轢孚切諫植輒媿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卽位欲就選宮官爲侍中常侍孚曰天子當用海內英賢奈何示人私官失其任得亦不貴從之歷黃門侍郎加騎都尉出爲河內典農轉清河太守魏明帝選度支尙書訪問左右孚有兄風否僉曰似兄弟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卽召拜之籌禦蜀軍食興關中屯田累遷僕射尙書令進爵平昌亭侯正始中進封長社縣侯加侍中嘉平改元遷司空太尉督師拒吳景帝廢立孚獨不預謀正元中出拒蜀甘露改元入爲太傅文帝弑逆魏主橫尸闕下百官倉卒莫敢奔赴孚獨枕尸于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時欲蔽罪成濟孚請

推主者弗聽請以王禮葬從之常道鄉公立進封長樂縣公武帝受
魏禪魏主出就金墉孚拜送車下奉手流涕歔歔不自勝曰臣死之
日固大魏之純臣也當是時孚弟子習陽亭侯順竊嘆悲泣竟坐廢
黜徙死姑臧而孚獨見尊禮封安平王四萬戶特置太宰官以處之
加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制諸王未之國者不得具官獨安平備
置奉入之外歲別奉絹二千匹元會乘輿直上殿帝迎拜阼階既坐
帝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止之而已給雲母輦青蓋車尊
寵無與比然孚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
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素棺單
槨斂以時服泰始八年年九十二薨謚曰獻帝舉哀三日賜東園溫
明祕器衣服絹布錢穀以供喪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其家遵遺令一無所用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以孝行稱嘗爲繼母朱夫人月致鯉魚徒手得黃雀數十膾炙奉甘旨一時歎爲孝感然朱卒弗愛也年五十餘爲徐州別駕累遷大司農定策立高貴鄉公封關內侯甘露三年八月魏帝幸太學祥年七十三以太常爲三老南面几杖魏帝北面乞言常道鄉公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文帝爲晉王當謁荀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已盡敬矣是時祥爲太尉何曾爲司徒顗爲司空實魏三公祥曰相國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班列大同安得輒拜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見曾顗皆拜祥獨長揖王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也五等建封雖陵縣侯晉受禪拜太保進爵公當是時武帝虛己求讜言諸用事者方進祥等篤老稀復朝見大事使侍中就問而已三年遜位以公就第免朝請賜几杖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絹牀帳簞褥拜子肇給事中使優游定省五年年八十五卒遺令曰吾生值末季登庸歷試無訛佐之勲沒

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漣衣隨時所賜佩玦笏綬皆勿以斂其子皆奉行之諡曰元祥有五子而弟覽六子皆貴覽孫導爲江左元勳論曰昔陳思不忘漢室作詩諷父且爲漢帝發喪孚之立心近之矣史言孚不預廢立謀以屬尊莫敢逼是殆不然習陽被徙獨非尊屬歟齒毫才弱不足發忌忮之心故也睢陵馮几不復趨朝讀遺令之文賢于鄭荀遠矣

晉略列傳一

晉略列傳二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魏豫州刺史逵之子也少孤母柳氏好言節義所以訓充甚至居父喪以孝聞襲陽里亭侯起家尚書郎典定科令爲景帝大將軍參軍從平毋丘儉增邑二百五十戶文帝爲大將軍轉長史使揚州諷諸葛誕以禪代事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柰何欲以社稷輸人充還請徵誕事平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中護軍初景帝旣廢立魏主不平魏主好文學數引侍中王沈等于東堂講讌及文帝自爲相國晉公加九錫魏主益忿恚召沈及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與卿討之經對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不顧順逆之理皆爲致死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

深之邪禍殆不測魏主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死何懼立起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先是揚州都督石苞來朝當還入辭魏主留語盡日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昭固知將有異圖矣沈業至既成備魏主方率童僕數百人鼓譟而出昭第屯騎校尉佑以衆入遇東止車門左右訶佑佑衆散走充逆戰南闕下魏主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養汝等何爲而顧問邪濟抽戈直前刃出帝背事既定太傅司馬孚請推主者僕射陳泰請斬充昭不聽族成濟增充戶千二百使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充母不知事出于充數爲充罵成濟不忠欲以勗勵充左右聞者無不匿笑奉命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五等建封臨沂侯爲晉國衛將軍改封臨潁晉受禪拜車騎將軍侍中尙書僕射進封魯郡公當是時八公同置安平王孚爲太宰其子義陽王望爲司徒皆以尊屬重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荀顗爲司空皆以經術孝行

顯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皆出鎮方岳惟驃騎將軍王沈尙書令裴秀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與充親近用事其後一年而沈卒四年而祜出鎮六年而秀卒惟充勗任事最久充有刀筆才善伺候人主意所進士必始終經緯之雖背去弗責與勗及馮統共爲詔佞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素疾之泰始七年氏羌擾關中七月愷薦充爲秦涼都督充筦尙書勗筦中書又皆侍中鍵制三省充固不欲出勗亦不欲出充然未有以解也遷延至十一月羣僚餞充夕陽亭充勗密計結昏太子可母行語方洽充女齊王攸妃荃與其妹濬排幔出向充及羣僚叩頭流血求還其母充先娶李豐女生二女荃濬豐遇禍李坐徙更娶郭槐生二女南風午晉受禪李赦還充母敕充迎李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以爲李地郭怒充懼爲謙詞答詔不敢當二夫人盛禮時劉含母及帝舅王虔前妻皆母丘儉女孫亦以赦還此比甚衆禮官不能決多異居相往來充憚郭爲李築室永年

里而不往二女號泣請往不許充本以孝悌母垂矜問所欲言母曰
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及充當出鎮二女益感激故及
羣僚之餞也固請之衆以荃王妃皆驚起散去雪甚平地深二尺軍
暫不行勛乃使荀顗發其端充妻郭陰賂皇后爲內主竟結太子昏
會羊祜亦密啓留充充遂不出初郭槐欲請李充曰彼有才氣卿往
不如不往及昏太子郭自負威儀而往既入戶李出迎郭氣自沮
不覺脚之屈也自是充出郭輒防閑之恐其過李帝尋下詔斷如李
比皆不聽還夫家齊王妃恚死充遷司空侍中尚書令如故銜愷出
己深相讎帝召充愷宴諭解之充愷陽謝外相崇重交構益甚吏部
尚書闕充薦愷帝卽用之愷由是漸疏後竟得罪愷字元襄樂安博昌人少尚魏明帝
女齊國長公主晉國建爲文帝侍中封昌國侯愷有幹濟才以社稷
爲己任文帝器之泰始初大臣多老疾歸第愷以侍中數奉命就咨
大政素疾充充恨欲疏之薦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不行愷
亦薦充鎮關中充用荀勗計得留又薦愷爲吏部選事餘稀入見充
勸乘間言愷服御豪侈而使僕射高陽王珪劾愷用御食器愷坐免
有司按驗愷所用乃妻齊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然愷已免毀數至

帝漸薄之數起復躡後爲太常以憂卒

充宴朝士河南尹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

前今後何也純先有爲伍伯者故充譏焉充先嘗有市魁純因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故後爾充負貴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吾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

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失色罷坐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右之然後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朝臣何曾等

多袒充竟免純官

純字謀甫潁川鄢陵人歷官中書令河南尹兄弟

不許愷之謀出充也純贊之故充亦恨焉既自劾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以爲純于禮律無虧然不遠希至孝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付清議司徒西曹掾劉斌河南功曹龐札等上表訟之乃不貶品久之復以爲國子祭酒加常侍遷侍中終少府

寧元年十二月帝有疾河南尹夏侯和謂充卿二壻親疏等耳立人

當立德欲以諷充廢太子而立齊王攸充不答亦不啓帝馮統素畏攸因密以聞帝徙和爲光祿勳罷充統城外諸軍事而位遇無替轉

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伐吳之役以充爲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
統六師充固陳吳未可伐且辭己老邁詔曰君如不行吾便自出充
不得已受命諸帥次第克捷充獨議罷兵且請斬張華以謝天下疏
甫上而吳平猶論功增邑八千戶卒贈太宰賜東園溫明祕器衣服
絹布錢穀以供喪初充有子黎民年三歲充就乳母抱中撫字郭望
見疑有私鞭殺乳母黎民戀念發病死後舉一子亦如之遂無子小
女午通充掾韓壽遂妻之生子謚充卒郭輒取謚爲黎民子奉充後
國臣固諫請立小宗支子弗聽國臣上書朝廷求改立嗣帝寢不報
郭遂表陳是充遺意詔特聽謚襲封博士秦秀引莒人滅鄆爲比以
充昏亂紀度請謚曰荒帝不從改謚曰武謚字長深好學有才思惠
帝時賈后專政謚恃外戚驕橫卒遭禍敗謚歷官後將軍祕書監侍
中數入二宮輕侮太子太
子不平謚患之又家數有怪益恐遂與后謀害太子陰納其幼弟慰
祖于宮中託爲后所生子欲立之太子廢死趙王倫廢后斬謚母午
及諸父充之爲大都督督軍屯項帳下都督周勤畫夢百餘人錄充
并誅

引入一逕寤聞失充出索覩逕尋之至一府府公南面坐厲聲色訶責充以惑子孫亂家事充叩頭謝府公怒不解曰汝所以竊名器延日月者衛府之勳耳終當使系嗣死于鐘虞之間大子斃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言畢命去充忽然得歸昏惛無人色師還而卒其後謚斬鐘下惠后服金屑酒死午考竟斃大杖皆如所言云

論曰史傳府公訶責賈充事甚怪惑子亂家明昭之靈爽衛府之勳明成濟之事昭敢行弑逆至死而不悔猶有靈爽以訶責充充如不結昏惠帝太子不廢晉祚豈遂可永歟積三世之凶德以盜神器又使張大其功平一四海天之所以腊其毒而屠膾之以垂戒百代者固非一賈充所能輕重也獨怪彼賈充者母不樂以爲子女不樂以爲父妻不樂以爲夫而武帝卽聾從昧寵眷彌摯遂使覓陸延蔓金梃弗禁俗頽道喪往若淪波裴楷唐捐于直言傳玄徒勞于微諷由是亂臣賊子假翮爭奮辱主社君攤疊待罄因斯釁孽毒彼蒸黎有

志之士所爲發冊而長吁抽豪而苑結也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局儀觀瓌偉魏時爲縣小吏謁者郭玄信奉使過縣苞與鄧艾俱給御御行十餘里郭曰勉之二子後並當至卿相入洛見吏部郎許允求小縣允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小縣也歷景帝護軍司馬遷徐州刺史東關之敗衆軍皆潰獨苞軍不動遷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葛誕兵起以游兵破吳援師拜鎮東將軍封東光縣侯假節都督揚州鎮壽春進征東大將軍遷驃騎文帝之喪賈充荀勗議葬禮未決苞奔赴旣至謂充勗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卽與豫州都督陳騫諷魏帝禪位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鎮壽春如故騫魏司徒矯之子也

騫起家尚書郎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從平諸葛誕拜淮北都督封廣陵侯轉督荊州豫州進征南大將軍封郟侯晉受禪加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代汝陰王駿鎮壽春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入朝言胡烈牽弘非邊才將辱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

承順壽命帝疑其構微弘拜涼州騫嘆曰今茲敗矣果失羌戎和與烈相繼戰沒十年遷太尉咸寧二年轉大司馬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久乃許之太康二年卒年八十一贈太傅諡曰武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苞久在淮南士馬強盛泰始四年淮北監軍王琛密表苞交通

吳人會荊州刺史胡烈言吳人欲入寇苞輒築壘渴水以自固帝益疑下詔免苞官使義陽王望督大軍徵之東莞王伋自下邳會師代以汝陰王駿苞先辟孫鑠爲掾鑠應命行財達許昌聞其事馳至壽春勸苞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意解苞至以公就第引咎無怨色鄴奚官督郭廩上書訟之復拜司徒九年卒諡曰武苞六子幼子崇字季倫少敏慧勇而有謀武帝深器之衆官侍中先是帝欲矯魏氏奢汰之弊躬行節儉以率天下然大臣何曾最爲豪縱蒸餅上不坼作十字者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每侍食不食太官所上食輒以常食自隨曾子劭又過其父侍中任愷又過于劭衣服車馬宮室之度尠不踰僭者崇功臣子得上寵愛善居積又通輕俠致富不

賢與外戚王愷羊琇之徒爭侈帝每嘗助愷然猶弗能勝也惠帝初
楊駿輔政大封賞以悅衆崇與散騎郎何攀共奏陛下正位東宮二
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爵行賞乃優于革命平吳輕重不稱且大晉
卜世無窮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可以開制垂後當
依準舊事弗聽出爲荊州駿敗入爲衛尉詔事賈謐與潘岳歐陽建
等號稱二十四友劉琨陸機兄弟皆在數一時浮競之士以得與爲
幸焉謐祖母宜城君郭槐出崇輒望塵拜路左謐誅崇坐免崇甥歐
陽建素與趙王倫有郤而倫嬖臣孫秀素怨潘岳秀求崇笛伎綠珠
弗得怒勸倫殺崇建崇知之與岳陰說淮南王允齊王冏圖倫秀
秀知之矯詔收崇并建岳斬之崇聞收謂綠珠曰爲爾得罪矣綠珠
泣曰請效死官前遂自投樓下以死崇謂收者曰奴輩利吾財耳收
者曰知財爲患何不散之崇不能答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戮惟兄
子超走免佐成都王穎討倫秀拒王師爲范陽王虓所殺

裴秀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家世尚書令叔父徽有盛名秀八歲能屬文十歲客詣徽者出必過秀秀母賤嫡虐常使進客饌客爲秀故莫不起乃免魏時歷官散騎常侍尚書封鄉侯魏主好文學號秀爲儒林丈人侍中王沈爲文籍先生數譙東堂及將討文帝召沈而不

及秀沈以馳白得封

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仕魏至侍中魏主遇弒封安平侯遷豫州監軍刺史求賢勸學教命甚

美爲晉國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晉受禪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軍進爵博陵郡公泰始二年卒贈司空謚曰元子浚

秀亦以定策功進封縣侯遷僕射晉臺建荀顗定禮儀賈

充正法律秀改官制議建五等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秀自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初文帝愛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陰以奇表示秀秀從容言于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世子乃定武帝嗣晉王拜晉國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賈充王沈俱開府加給事中又同勸進及受禪轉左光祿大夫